

## 思想者

国际副刊  
专刊华夏日报社主管主办 2023年10月13日 星期五 本期共8版  
刊头题字：谭谈 | 国际标准刊号：ISSN2521-0289 | 数字报：szb.cmpnews.com

## 《思想者》杂志征集稿件

《思想者》杂志是由华夏日报社主办，集思想和深度于一体的人文读本，于2023年6月创刊，杂志宗旨为“见证时代，拒绝平庸”，让国民了解真实的世界。

《思想者》杂志为季刊，主要赠阅对象为国内外知名作家、知名媒体负责人、调查记者、知名学者等。

## 征稿对象

海内外作家诗人、学者、评论家、媒体记者等。

## 投稿邮箱

八方杂谈 hzfbk2020@sina.cn  
大同世界 sxzsw2021@sina.com  
世相百态 sxzxs2023@sina.com  
史往鉴来 hzfbk2020@sina.cn  
华夏星空 sxzsg2022@sina.com

## 文人的风骨

■ 李肇忠（浙江）

20世纪80年代初，有个懂绘画的中年男人在兰州大学教书。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就是一个普通教师。岂止普通，事实上，当时他被冷落，完全没有存在感，虽然，他在美学方面也算有点见地。

某天，校党委书记告诉他，省里一把手要跟他谈话。在大多数人眼里，这绝对是无上的光荣，简直是天大的恩赐。书记郑重其事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明首长接见的的时间和地点。可是后来，他始终没有现身，大领导居然无法等来小教师。书记急得团团转，四处寻找，直到第二天才找到他。书记暴跳如雷，问他到底躲哪里了。他表示自己没有躲，只是在学校图书馆的地下室看别人画画。书记厉声质问：既然接到通知，为什么不去？他平静回答：您是通知了，可我没有答应。小教师和大领导当然是平等的，约见不约见是你的事，是否前往是我的自由。笔者以为，此人说“您是通知了，可我没有答应”那一刻，真的好帅。

这个男子是何方神圣？他是画家高尔泰。极少有文人敢像他这么操作，绝大多数人根本想不到居然还可以这样。说他是风骨的人，反对者应该不会太多。

高尔泰，籍贯江苏，生长于毗邻皖东南的高淳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属于生活在别处的人。那么，咱浙北，本乡本土，是否有这样的文人呢？笔者几秒钟之内就想到的，是木心。

木心，诗人、画家，出生于1927年，逝世于2011年，浙江桐乡人。很难说清木心是怎样一个人，以及这个人的价值。且听几个知名文化人的有趣说法。孙

郁：“古希腊与中国六朝精致的美，我们于今人笔下久矣不见，而竟复活于其笔下。他的存在，既显得遥远，也很亲切。”梁文道：“五四及今，读者读罢书还想趋前见面的作家，除了鲁迅和张爱玲，第三位，便是木心。”陈子善：“木心有许多难得之处，在我看来，最难得的是，他是较早也较为成功地摆脱了那套流行话语的束缚和影响，在文学创作上独辟蹊径、独树一帜的一位作家。”

笔者以为，以上这些，尚未触及木心价值的最重要部分。荒诞年代，木心在精神和肉体上均备受摧残。除了挨打受骂、被批斗，他还干着全厂最低贱的脏活和累活。数十年后，当被问及“凭什么来执着生命，竟没有被毁，没有自戕”时，他说：“艺术家最初是选择家，他选择了艺术，却不等于艺术选择了他，所以必须具备殉难的精神。浩劫中多的是殉难者，那是可同情可尊敬的，而我选择的是‘生殉’——在绝望中求永生。”是的，他选择了比死难得多的生，他要以不死殉道。这样的人，放眼几千年历史，我们能想到的，好像也就是司马迁。

把木心关押起来，勒令写交代，他用写交代的纸作曲。木心无疑是有风骨的，他真正最可贵最有价值，让人肃然起敬的，是自由的精神和不屈的灵魂。

木心何以成为这样一个狠角色？是纯属偶然，无师自通，还是受了谁——比如说，某个乡贤——的若干影响？

瞬间想到一个名字——吕留良。

思想家吕留良，生于1629年，卒于1683年，浙江桐乡人。

崇祯十七年，吕留良16岁，清兵入关。清政府施行高压政策，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吕留良参加太湖义师抗清，顺治三年，在乌镇北栅一场恶战中左股中箭。随着清皇朝政权日渐巩固，南方抗清斗争的星火渐渐隐熄，吕留良身为遗民，终日苦闷。后应朋友之邀，点评时文，借机宣泄对清朝廷残暴统治的愤懑。康熙五年，嘉兴府开考生员，他拒不应试。康熙十七年，清廷开博学鸿词科，浙江首荐吕留良，他坚不受命。后来甚至剃去长发，宣布出家。大义凛然，坚持民族气节，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

在故世45年之后，吕留良成为清朝最大一桩文字狱的首犯，被开棺戮尸。其名字，成为一个血淋淋的符号——中国古代专制制度下因思想罹祸的典型。对此，睿智渊博的同乡后人木心，恐怕远不只是印象深刻。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进入民国时期，当清政府被推翻，反满先驱吕留良不但获得平反，还被隆重表彰祭祀，而木心正是成长于民国时代。吕留良可谓木心身边一个看得见的榜样。

面对强权，不屈不挠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者，少之又少。十年浩劫期间，像木心这样有风骨的文人，凤毛麟角，绝无仅有。这样的一个木心，为什么就当仁不让出自吾乡——小小的县域桐乡，老实说，这一度让笔者颇费思量，直到想起吕留良。吕留良和木心，两位铁骨铮铮的男子汉，于短短三百年间，生活在江南同一块小地方。笔者在此大胆假设，前者对后者是有一定影响的。欢迎有心人来日小心求证。

书的“莲蓉月饼”，从第二代仁丰年的“莲蓉月饼”，到第三代叶凤池的“双蓉月饼”，再到第四代荣貽生的“三蓉月饼”，到后来荣师傅与徒弟陈五举联袂制成的“鸳鸯月饼”。在近百年的叙述中，一条“得月阁”莲蓉月饼的发展脉络便清晰地浮现出来，与时代的变迁遥相呼应。

葛亮从历史维度叙述饮食的同时，也巧妙地沿着人物在动荡时代下的流徙轨迹，宕开笔墨，书写粤港大地上的名菜佳肴，彰显地域特色。《燕食记》沿着主人公荣师傅的流动轨迹，一一写到了广州的素筵、蛇羹、油角煎堆、萝卜糕、礼云子、莲蓉月饼、池记云吞、蛋家人鸡粥等广府佳肴，写到了湛江的菜头炆、簸箕炊、桂花蜜等当地特色小吃，也写到了香港的港式奶茶、西饼等。而一些南来粤港的人物也带来了粤港之外的菜系：戴明义夫妇从上海迁到香港，小说便写到了他们的红烧肉、黄豆汤、烤麸、糟钵头、红烧鱼、下巴划水、生炒圈子等沪菜佳肴；露露从马来西亚到香港，小说也描写了她在香港制作肉骨茶、咖喱喇沙等南洋菜的过程。沿着各类人物的地域流动轨迹，《燕食记》不仅书写粤式菜肴，也叙述了外来菜系在粤港大地扎根生长的故事，展现了各大菜系在粤港大地争奇斗艳的饮食图景。

值得注意的是，葛亮有意编排情节，让小说主要人物都汇集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一时间便是龙虎之势，新的旧的、南的北的、本土的外来的，一边角力，一边碰撞，一边融合”。广府菜系、沪式菜系，甚至是东南亚的娘惹菜都齐聚香港，实现空间上的汇聚，进而彼此碰撞、交流，造就了香港餐饮多元化的局面。“且不论西人加入，光是各地菜系在此开枝散叶，已多了许多对手。香港人又生就中西合璧的‘Fusion’（融合）舌头。”小说中那场“家家煮”烹饪比赛便是香港多元饮食文化碰撞的缩影，代表沪式菜系的戴凤行与代表粤式点心的陈五举同台竞技，展现了两大菜系的交锋碰撞。而耐人寻味的是，比赛时，戴凤行的豆腐丝启发了陈五举，荣师傅与陈五举师徒二人最终以豆腐片分隔馅料的手法，制成了轰动香港的“鸳鸯月饼”。后来，陈五举与戴凤行结为眷侣，夫妻两人彼此交流厨艺，五举也慢慢琢磨出了“水晶生煎”“黄鱼烧卖”“叉烧蟹壳黄”等几款粤沪合璧的新式点心。之后，陈五举又接受了露露的建议，打破沪式本帮菜的禁忌，加入椰汁提鲜，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可见，在香港这个“百川汇海”的城市中，各大菜系相互碰撞交流，进一步获得了变革的灵感与契机。葛亮在《燕食记》中以香港这个文化多元的城市作为各大美食佳肴的归宿，正体现出了他对于香港饮食文化的深度观察与思考。

## 二、饮食与日常生活叙事

以世情写饮食，将饮食置于浩荡历史背景之下，置于广阔地域之中，固然有其广博沧桑之美感，但饮食毕竟是人的饮食，小说终究还是要聚焦于人物的生活情境之中，才能叙述出日常饮食生活的“烟火气”。从《书匠》《飞发》《瓦猫》再到《燕食记》，葛亮推出了一系列传统“匠人”题材的小说，小说人物往往是一些功力深厚的匠人，如书匠、理发师、厨师等。他们身上寄寓着手艺的传承，常常作为传统手艺的符号出现在情节之中。这一种“托人写技”的手法在《燕食记》中也多有体现，如太史府的七少爷向锡堃（原型是粤剧编曲名家江誉）代表着粤剧，“易顺隆”瓷庄的司徒云重则代表着广府绘瓷绝技“鹤春”。在饮食方面，也可以大致地将人物与菜式对应起来，如叶凤池、荣貽生、陈五举师徒三代象征着粤式点心，戴明义、戴凤行父女代表着沪式菜系，露露则代表着娘惹菜与沪式菜系的结合。葛亮在《燕食记》中建立起人物与菜肴的互涉关系，通过人物身世来书写饮食佳肴，在讲述个人命运的同时，也在讲述着菜肴的传承与流变。比如，小说的主人公荣貽生，从懵懂少年阿响成长为得月阁、同钦楼的荣师傅，都与莲蓉月饼有

下转 10 版

责任编辑 | 张存猛 艾华林 校对 | 卢路

## 建构味道诗学的《燕食记》

■ 郭园（安徽）

## 一、世情、历史与饮食

“以世情写饮食”，便是通过叙述种种世态炎凉来书写饮食，或以人事变迁书写饮食流变，或以历史地域为背景观照饮食内涵。葛亮在近代跌宕百年的历史中书写岭南饮食，追溯岭南美食的发展脉络，探寻湮灭于历史中的名菜佳肴，重新激活关于岭南饮食的历史记忆。《燕食记》有两种叙述历史的方式：一种是“由今述古”，从香港老字号“同钦楼”将要结业的传闻写起，计划研究岭南茶楼文化的叙述者“我”与

荣师傅的爱徒陈五举到各地搜寻荣师傅的身世资料。葛亮从当下回溯过去，在诸多人物的回忆转述和语焉不详的史料中，钩沉佳肴轶事，还原历史情境。那些曾经名重一时的绝世佳宴，如般若庵的“般若素筵”、太史第的“三蛇会”等，都在葛亮建构的历史情境中一一重现。另一种是“从古叙今”，“我”在与亲历者的交流以及零星史料中渐渐整理出荣师傅等人物的生平轨迹，开始顺叙荣师傅、陈五举师徒二人的成长经历。小说遂从过去讲到当下，在绵延的历史叙事中，揭示美食佳肴的演变脉络。如贯穿全

“燕食，谓日中与夕食。”葛亮新长篇小说《燕食记》聚焦岭南佳肴题材，以荣貽生、陈五举师徒二人的传奇身世为主线，呈现自辛亥革命以来粤港近百年的历史云烟，是一部“以饮食写世情”的理想之作。“以饮食写世情”固然是这部小说的归旨所在，但“以世情写饮食”却能恰到好处地概括《燕食记》书写岭南佳肴的方式：葛亮让一道道静待描述的美食佳肴，随着情节的发展被逐一讲述，形成“以小说叙述世情，以世情书写饮食，并从中发现生活情理与美感”的味道诗学。